

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

代津榜 唐路元

[摘要] 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既能够打破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约束，助力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也可以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从生产力三要素的角度看，有必要着力完善农村新质劳动力培养机制，健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拓展和开发新型劳动对象，推动新质生产力竞相迸发和充分涌现，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蓄势赋能。为释放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的优势效能，应加快完善党建引领机制，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着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城乡要素流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 (2025) —02—0155 (08)

[作者] 代津榜，博士研究生，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 570100

唐路元，教授，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重庆 400067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统筹好效率与公平，以城乡融合破除结构性不平等因素，持续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面临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现实挑战。^[1] 由国家统计局数据可知，城乡收入比由2014年的2.75降低至2024年的2.34。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值差距依然表现出扩大趋势。农村相对贫困问题较为突出、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偏低等问题，加大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难度。^[2] 因而，深入探究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作为一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提升农业产业质量效益，助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成为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先导力量。由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新质生产力注重以新质生产要素替代传统农业生产要素，能够推动乡村产业体系的数字化重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劳动生产效率以及土地产出效率，从而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产生深远影响。基于此，系统解构新质生产力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多重逻辑，有利于精准把握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指向。

当前，学术界已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创富效应展开多方位探讨。徐政等（2024）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能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不断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而且可从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方面为推进共同富裕增添新动能。^[3] 张秀生和曾凌尧（2024）指出，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赋能产业革命性升级，大幅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劳动报酬，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助力

实现共同富裕。^[4] 还有学者从共同富裕的研究视角出发, 强调要根据新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 对社会分配方式进行初步构建。^[5] 肖有智等 (2024)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缩小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 为保障员工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夯实基础。^[6] 另外, 还有学者通过定量研究证实, 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7] 综上, 学者们围绕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已初步搭建起研究框架。但尚待解答的问题是, 新质生产力能否切实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地区收入分配等方面具有何种作用机制? 如何以新质生产力充分激活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新动能? 为厘清上述问题, 本文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实践路径, 以期对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有所裨益。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 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于坚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并举, 统筹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 代表生产力质的跃迁, 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保障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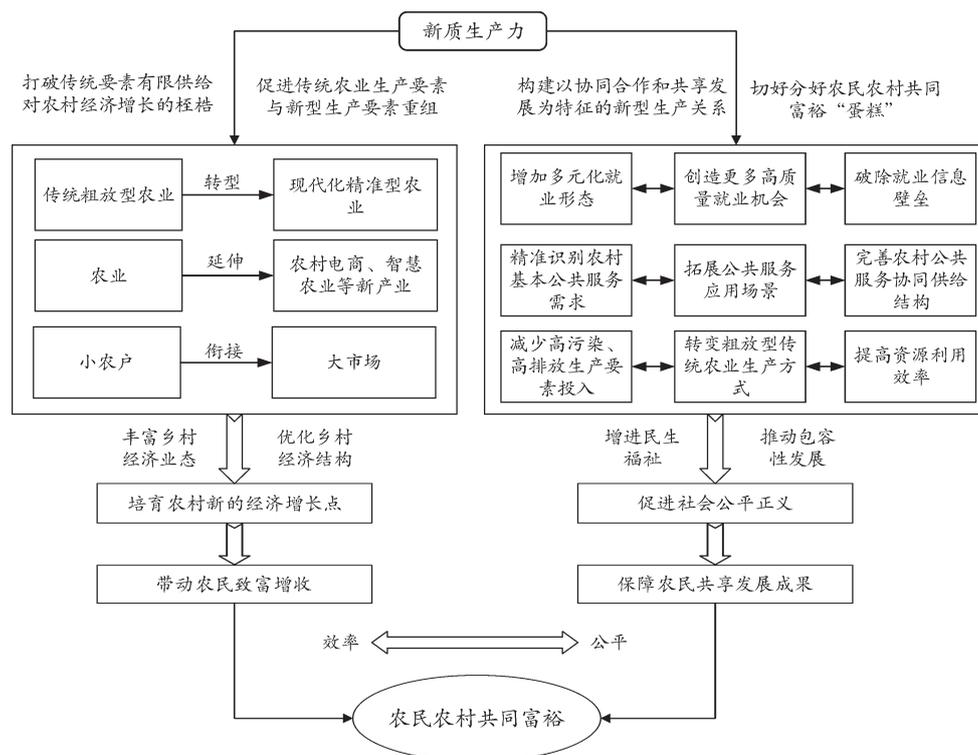


图1 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图

1. 效率层面：新质生产力助力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事实上, 传统农业发展对农户经验、自然条件等具有较大依赖性, 侧重于追求规模扩张和产量增加。而在现代农业科技迭代升级和推广应用下, 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深刻变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推动传统粗放型农业向现代精准型农业转型, 打造科技化、集约化现代农业生产模式, 为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提高农民收入奠定坚实基础。同时, 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上要求提高农民技术水平和劳动技能, 孕育出一批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 并促使土地、动植物等传统劳动对象延伸至以数据和算力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对象。如此, 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将改变传统农业生产力“以物为本”和“依附自然”的特性, 削弱水资源、耕地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限制, 不断拓展农业生产可能性边界, 为拓宽农民增收空间创造有利条件。^[8] 凭借数字技术的跨时空性、强渗透性、高链接性等优势, 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可促进传统要素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融合, 催生出农村电商、智慧农业等

新产业,带来高效灵活的生产方式和更加精细化的产业分工,这有利于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进一步丰富乡村经济业态,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做大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蛋糕”注入动力。换言之,由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新质生产力能有效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走实向深,培育壮大乡村新业态、新模式,优化乡村经济结构,创造多元化增收渠道,从而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根基。^[9]

传统生产要素通常具有稀缺性、耗竭性、排他性以及资源总量有限等诸多特征,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问题。^[10]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依赖于大量投入廉价劳动力、各类生产资料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显然已难以为继。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而言,包括知识、技术、管理以及数据等在内的新质生产要素超越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基本属性、作用形态以及增值方式,跃然成为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创富效应的关键抓手。以数据要素为例,其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具备可再生性、高流动性和非竞争性等鲜明特点。将数据要素引入乡村产业发展各环节,可突破传统农业生产要素规模报酬递减的局限性,打破资本、土地等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桎梏,激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数据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生产要素,不仅能通过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等环节促进生产力跃迁升级,而且对土地、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发挥着叠加倍增作用,可以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大幅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新质生产力能够驱动资源整合和要素重组,进一步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提升传统农业生产要素与新质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效率,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1]助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另外,传统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面临销售渠道单一、交易成本较高以及市场信息不对称等掣肘因素,容易造成农产品供需不匹配、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和农民收入不稳定等问题。而平台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极大降低了农户搜寻匹配成本、农产品交易成本,助力广大农民高效获取农产品市场信息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信息,这既能缓解信息不对称,增强农民的形势感知、科学决策及市场风险预警能力,扭转其作为“价格接受者”的被动地位,强化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也可畅通农产品上行渠道,加强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衔接,进而增加农民收入。

2. 公平层面:新质生产力助力切好分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蛋糕”

作为一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建立以协同合作和共享发展为特征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使得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红利,进而有效抑制“马太效应”。^[12]概括而言,新质生产力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

从就业机会和就业形态的视角看,新质生产力是以农业边界弱化和产业链条延伸为结构特征的新质形态,打破了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农村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催生出一批乡村产业新业态,带来更多“去技能化”的工作任务、灵活高效的用工方式。得益于此,日益多元化的就业形态促使就业机会大量增加,可充分挖掘农村劳动力就业潜能,扩容低收入群体、低技能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蓄水池”,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同时,虽然新质生产力会对乡村部分传统产业、低技能就业岗位产生一定挤出效应,但新质生产要素的嵌入和使用将助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为壮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带来可能性。从降低就业成本的视角看,以大数据和算法为支撑的新质生产力有利于缓解农村劳动力配置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农民就业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农村劳动力供需双方之间的匹配效率,实现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充分发挥就业在初次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驱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新质生产力是指向一系列前沿科技的先进生产力,正在更大范围内重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对农村社会福利保障水平的提升产生深刻影响。在现代信息技术加速嵌入城乡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衍生出数字政务、智慧养老以及远程教育等新模式,促使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得到不断提升,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13]从需求端看,伴随数字乡村建设的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将加快构建以数据为“神经元”、实体空间和数字系统深

度融合的生态系统,助力地方政府精准识别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求总量、需求结构,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靶向供给提供决策依据。从供给端看,新质生产力以开放式平台和各类应用程序为抓手,可助力实现“整体智治”,打破传统分割式管理、部门联结碎片化的体制障碍,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协同供给结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整合与共享。这有利于增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需适配性,促使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通过云端惠及更多农民,筑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根基。

新质生产力是以绿色低碳为基础特性、追求绿色发展的高阶生产力,^[14]摒弃了依赖大量投入和消耗资源能源、损害生态环境的传统增长路径,本质上是一种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先进生产力,对提高农民生态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推广应用新能源技术、培育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等新业态的过程,注重通过现代化科学技术逐步降低高污染和高排放生产要素的投入。以绿色低碳技术为引擎的新质生产力能改变传统生产力割裂“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情况,加速推进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及产业模式生态化,开辟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道路。在新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智能农机等前沿科技成果的引领下,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突破传统农耕方式的弊端,加快转变粗放型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生产各环节绿色化改造,构建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绿色低碳农业发展新格局,助力实现环境正义,满足农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创新路径

1. 完善农村劳动力培养机制,壮大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

以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培育一批能够引领农业科技创新、创造先进生产工具的创新型农业科技人才,而且亟需培养更多可熟练掌握新型生产工具的技能型人才。而就现实情况而言,城市“虹吸效应”致使农村地区优质人才和中青年劳动力大量流失,造成乡村高质量人才供需不平衡。^[15]此外,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信息化素养较低、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16]完善农村劳动力培养机制,打造一支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创新型农业人才队伍,壮大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已显得尤为迫切。

一方面,应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点领域,构建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共同体,整合人才、科技及教育等优质资源。在此过程中,要以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为纽带,重点建设一批农业类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及未来技术学院,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互嵌交融,确保人才规模、质量、结构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相匹配,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夯实人才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应深入实施“神农英才”计划,采取给予专项资金支持、优化项目管理模式等措施,加大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农业战略科学家等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以此激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助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此外,需出台农业科技人才领办创办企业、分享股权期权以及成果权益分配等相关激励措施,形成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

另一方面,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要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为根本,坚持引育并举,造就一支高素质、实用型的农民队伍,筑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人才根基。一是完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协同发展机制,采用集中培训、跟踪指导以及线上学习等多元化形式,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致富增收能力。特别地,要顺应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契合的农民数字素养培养体系,增强农民对数字化“新农具”的使用能力,保障农民群众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二是从资金、用地、项目申报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健全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和人才返乡入乡服务机制,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企业家等下乡返乡兴乡,充分发挥返乡人才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等优势,带动广大农民致富增收,为释放新质生产力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提供智力支撑。

2. 健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激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曾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7]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农业经济增长和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科技进步程度,需要引入农业科技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18]新经济增长理论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外生化的假定,将技术进步视为助推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然而,我国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仍面临颠覆性农业技术供给不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偏低等短板。对此,应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动农业科技成果、新型劳动资料加速转为新质生产力和农民实际收益,进而激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一是优化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健全协同创新体制和产学研用联结机制,打造农林类高等院校、农业科研院所以及涉农龙头企业等创新主体有机衔接、分工协作的农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凝聚农业科技创新合力,促使农业科技创新成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最大增量”。地方政府应围绕乡村产业发展、民生领域进行顶层设计,以体系化方式充分整合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深化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形成梯次分明、上下联动的农业科技创新工作机制。尤其是要强化涉农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通过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策环境和创新生态等方式,支持农业科技企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从而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加速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助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二是聚焦农村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前瞻部署一批智慧农业、合成生物等颠覆性农业技术研发项目,加强农业领域“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孕育更多蕴含新技术的农业劳动资料,发挥新型生产工具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群众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在此过程中,需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构建包括政府部门、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技企业等在内的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生态系统。同时,还可采用“揭榜挂帅”等制度,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农业关键核心技术解决方案,组织“揭榜挂帅”部门协同攻关农业“卡脖子”技术,给予“揭榜者”长期稳定支持。此外,要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打造纵横交织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网络,推动农业技术推广联盟建设,搭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借此方式,畅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将农业科技成果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3. 拓展和开发新型劳动对象,激活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源头活水

数字经济时代下,知识、信息和数据等成为新型劳动对象。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引发生产领域的巨大变革,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注入新动能。然而,标准壁垒和制度障碍等多重因素制约着农业农村数据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流动与共享。^[19]数据开放共享不足容易造成数据孤岛化、信息不对称等诸多问题,直接影响数据要素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引领乡村产业升级、实现公共服务高效化中优势效能的发挥。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拓展和开发新型劳动对象为发力点,既要促进涉农数据共享互通,重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也应深入践行“大食物观”,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其一,完善农业数据标准体系,开展农业农村大数据资源开放目录清单编制工作,构建农业农村基础数据库共享体系,加强国家农业数据中心与不同层级平台之间的衔接。以此方式,促进涉农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和互联互通,发挥数据要素对其他农业生产要素的叠加倍增作用,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便捷化水平,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应坚持需求牵引,持续拓展和细化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场景,深化大数据在现代农业发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中的创新应用。产业层面,可利用数智化技术手段,对农业生产大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分析,实现各环节的全流程可视化管理,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带动农民致富增收;生态层面,可着力构建乡村生产环境数据库,强化乡村生态大数据采集、存储及关联分析,为同步提升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增进农民生态福祉提供决策依据;民生层面,可促进大数据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就业、医疗以及养老等领域数据横向、纵向融通,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精准配置,为驱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其二，深入践行“大食物观”，推动劳动对象由耕地资源加快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由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逐步向更加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不断满足城乡居民对多样化、营养化食物的实际需求，从消费层面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强调的是，传统种植业对于气候、土壤和水资源等方面要求更为严格，这决定了种植业仅能在部分地区开展，最终留下大片非常规农业生产空间。^[20] 鉴于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亟需应用科技创新成果变革农业生产方式，打破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强化对非常规农业生产空间的开发与利用，从而建立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缩小城乡居民在食品消费和营养摄入等方面的差距。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推广应用无土栽培技术、现代工厂化育苗技术等农业科技成果，突破资源环境硬约束，进一步扩大农产品的输出空间，不断拓展食物边界和农业增值增效空间，向江河湖海要食物，以此满足城乡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四、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

1. 加快完善党建引领机制，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产权关系清晰、经营方式稳健以及收益分配合理等优势，能够提升生产经营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解决农业生产效率不高、要素供给不足等难题，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1] 因此，以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创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新质农业劳动资料，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其一，以促进乡村组织振兴为核心，全面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的选拔、管理、培训等工作，实施村干部素质能力提升行动，塑造一支懂经济、会管理以及善经营的高素质村级干部队伍。立足于此，各地应不断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出台并落实土地优先安排、财税减免优惠等利好政策，引导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要素有序下乡，破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要素短缺难题，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其二，激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活力既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集体资产的集约化管理，统筹抓好生产要素聚合、乡村产业升级等工作，也需借助前沿科技成果赋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和业态创新，加快生成新质生产力，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不竭动力。其三，农村基层党组织有必要围绕村集体经营收益的分配进行制度设计，基于实际情况制定村集体经营收益管理办法，形成与村情民意相契合、适应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换言之，要制定并执行各项符合人民利益的改革措施，增强乡村利益共同体的组织关联、经济关联、情感认同，保障农民共享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利益增值。

2. 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着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事实上，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充分涌现的强劲引擎，在加速社会财富创造、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和增收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潜在风险。不仅如此，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技术、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仍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惯性，阻碍“三农”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成为做大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蛋糕”的实践症结。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亟需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为保障农民群众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提供保障。

一方面，协同推进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紧抓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来的契机，消除制约城乡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形成城乡资源互联互通机制，疏通妨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堵点。在此过程中，需逐步补齐县域产业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短板，增强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发挥县城在优化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中的纽带作用，引导城市要素入乡集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夯实基础。另一方面，着力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采取建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培育社会化服务主体等措施，确保小农户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创造

有利条件。此外,应利用好市场力量与公共政策,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依托数字技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乡村治理体系,降低小农户在数字化变革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面临的排斥性风险。

3. 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

作为驱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促进城乡资源有序流动,显著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城乡经济共同繁荣。^[22]由《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发布的统计数据可知,2023年我国农业数字化渗透率达到10.78%。这一数据虽然与2017年的6.5%相比有了较大提升,但对比德国21.9%和英国27.1%的农业数字化水平仍具有一定差距。^[23]为更好释放新质生产力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有必要促进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构建以数字化、智能化以及网络化为特征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动乡村传统产业提质、降本、增效。

一方面,根据资源要素禀赋和数字产业基础等因素,因地制宜绘制差异化的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路线图”,为加快生成新质生产力、带动农民致富增收提供政策支持。进一步地,应研发推广农业传感器、智能控制技术、智慧农机装备,构建农事服务“一张网”和农业农村用地“一张图”,探索建设一批“无人化牧场”、智慧农村和智慧渔场,以此带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另外,可从要素保障、装备改造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引导和支持农业“头雁”企业深化前沿科技成果应用,辐射引领上下游涉农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面嵌入数字化产业新生态,促使数字红利由单一链条、单一环节扩展至整个产业集群,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以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从竞争逻辑转为共生逻辑,探索“数字+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构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共生发展网络,培育农旅互促、文旅融合的乡村产业新业态,为实现农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 [1] 黎艳,周玉红,邵永同.我国共同富裕的动态演进及地区差异分析[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3):289-300.
- [2] 钟海,苏航.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时代意义、现实阻碍与实践进路[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04):22-34.
- [3] 徐政,郑霖豪,丁守海.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策略选择[J].改革,2024,(04):41-49.
- [4] 张秀生,曾凌尧.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意蕴与实践指向[J].江汉论坛,2024,(05):10-16.
- [5] 李桂花,李旭东.新质生产力的分配向度: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之契合性论析[J].经济问题,2024,(06):18-26.
- [6] 肖有智,张晓兰,刘欣.新质生产力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基于共享发展视角[J].经济评论,2024,(03):75-91.
- [7] 张彰.数字新质生产力、农业产业链延伸与共同富裕[J].统计与决策,2024,(09):37-42.
- [8] 王静华,刘人境.乡村振兴的新质生产力驱动逻辑及路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02):16-24.
- [9] 陈健,王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02):99-107.
- [10] 周文,叶蕾.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02):17-28.
- [11] 陈健,张颖,王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要素机制与实践路径[J].经济纵横,2024,(04):29-38.
- [12] 燕连福,牛刚刚.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02):82-90.
- [13] 王琴梅,杨军鸽.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6):61-72.

- [14] 蒋永穆, 乔张媛. 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J]. 经济体制改革, 2024, (03): 5-15.
- [15] 温惠淇. 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3, (06): 144-151.
- [16] 马晓河, 杨祥雪. 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 (04): 4-12.
- [17]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10.
- [18] [美] 西奥多·舒尔茨著, 梁小民译. 改造传统农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6.
- [19] 钟钰, 甘林针, 王芹, 等.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特点、难点及进路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03): 105-115.
- [20] 罗必良, 耿鹏鹏. 农业新质生产力: 理论脉络、基本内核与提升路径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 (04): 13-26.
- [21] 张锦兰, 何湾.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J]. 探索, 2023, (06): 134-146.
- [22] 张姣玉, 徐政, 丁守海. 数实深度融合与新质生产力交互的逻辑机理、战略价值与实践路径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03): 114-124.
- [23] 刘元胜. 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效能分析及应对策略 [J]. 经济纵横, 2020, (07): 106-113.

Mechanism and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DAI Jin-bang¹ TANG Lu-yuan²

(1.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01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As an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not only break the constraints of the limited supply of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actors on rural economic growth, help build a modern rural industrial system, consolidat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but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rural labor employment, basic public services,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aspects,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ity.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produ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rural labor force, improving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expanding and developing new types of labor objects, promoting the burst and full emerg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empower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unleash the advantages and effectivenes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ading mechanism of party building and develop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mooth the two-way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interest linkage,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and fully unleash the dividends of digit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th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责任编辑: 曹羽茂